

董高下意紹意術甄志陳

呂希張總臧滋陳

公孫瓚陶謙張楊公孫度張燕張繡張魯陳

馬元辰韓馥孫乾曹仁曹洪曹芳阿曼鄧騭李謏李勝桓範

馬元辰尚馬元辰李陳

荀彧荀攸賈詡陳

袁譚張範涼茂國崇田疇王脩程原管輅胡昭王粲火張琦焦先陳

三國志

卷之九十一

魏書六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維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輪氏尉有三少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弟昱字叔穎

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

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

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當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

魏辟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

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

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維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

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為

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任扶

風拜前將軍封聚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郵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

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

光和三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

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騰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

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

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

夜步行欲還宮閭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

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 顯陽苑聞帝當

還率眾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御兵卓曰公諸人為 國大臣不能匡

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御兵之有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乃更與陳留王

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

帝及陳留王上至維舍止帝備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維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

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二百里來何云避我

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今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 又趨陳留王曰

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 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

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 近所服率四五

謂卓兵不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可勝數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怒罷坐欲誅植待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

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

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

不究高宗眉壽之祥早弃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

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傾辱神器泰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咸

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竟上有堯圖之

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

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下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必多

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卓遷相國封鄩侯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際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

英維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樓龍示請卓白事不解劔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越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

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越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英維記曰越字仲遠武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勸曹下

案請稱萬歲句下有脫
文字以去后見廢以下乃
言賦何太后後事也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勸曹下

昏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勸外收本邑長

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

亂自餘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關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

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

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孚

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

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

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

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僑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

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蹙之可使諸海虜曰海內動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

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

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願未知天

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官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

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

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

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降漢祚而無故捐宮

廟弃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嗾兩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益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

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秦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

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

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

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搗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號曰竿摩車魏書曰言其冠天子也獻帝

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

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

臣論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車也

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

君於鄴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

史二千石在鄴者各令乘軒轡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兒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山陽公載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記曰初卓

為州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人怒及為

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卓曰鴻鵠固遠

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

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佈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

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英雄記曰鄴上長

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鄴行塢

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

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

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答殺之傳子曰靈帝時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顯徵伐有大功列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

偶時皆一時顯上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翊唐珍張顛之輩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翊以黨諸常

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唐珍中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翊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

多冤死悉椎破銅人鍾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

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

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

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王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

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土猶不

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蹟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

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都皆還為其羣下

所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都者斂聚董

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瞋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

為燈光明達且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鄠卓

塢中金有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長安士庶

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

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

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創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

邕謝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

出患入顯顯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臣

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

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始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

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

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

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

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

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

朝廷事常令昌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初卓女婿中

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

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鉄鑽致其刃欲以自殲見客

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遂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部將軍趙來就

輔輔使筮之一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

即時殺越 獻帝記云筮人常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風子欲

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

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墳門外謂允曰公可以

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魯廋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

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

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

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郡

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

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

董卓而分其權同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

故推卓不為失止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鄜

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

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

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

屯鄠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

獻帝記

曰是時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緡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廢馬百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餘匹御府大司農出緡緡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

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誦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

善語以別避活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和而有意細欲將兵東出關從惟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稠與惟轉相疑

戰鬪長安中典略曰惟設酒請泥或留泥止宿泥妻懼惟與泥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示之曰一樓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泥大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泥謀迎天子幸其營夜包上居惟者惟使兒子暹將

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惟復移

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餽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

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惟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惟以司徒趙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難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

惟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惟使公卿詣侍中常洽曰惟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汜請和汜皆執之華嶠漢書曰汜贊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圖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

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歸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

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

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植惟州里素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備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郦涼州

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蹕先請汜汜受詔命請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

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

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

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惟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請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

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

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幃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惟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

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丞**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眾叛稍衰**

案三刀官本作三刀

攻逐曰冊府我有下多討

案鯁毒二字疑有誤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

兵數百八渡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惟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郭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郤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早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入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爵滄津亭侯天子走陝北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

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頓覆况今無帥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綯乃取德綯連續為前軍校尉尚弘多力令以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人以為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齋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笮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行秋屯帥張宣所邀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

誅催夷三族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郟濟饑餓至南陽

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
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
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
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
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

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斬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

湯字官本據後漢書改

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弟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紹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榮慕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

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

為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喻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

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

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

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

檢司諸臣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

禁中代付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

遂殺之呂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實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

中人而賣民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嚴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魯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禍至進不從

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

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

勅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吉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闔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賢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賢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強爲其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止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孝闔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芝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台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勃海起

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

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

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

記曰逢紀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糧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福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勿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

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諝曰

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

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恆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奩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奩將疆弩萬張屯河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河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授沮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

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

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示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

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

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今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

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洪末各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守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尉謝承後漢書

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

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公僕同受命關東諸

郡雖實嫉卓猶以衛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因僕於獄欲以景鼓此梓暴無道之甚者也僕

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衣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志卑遷怒向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

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

離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口散也匡得書抱班卓聞紹得關東

子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寺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

蜂起莫不假其名懷懼隗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邈

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樓第拔刃登屋覆走後紹遣使詣邈

有所計議與邈耳語復仕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英雄記曰公孫

贊擊青州黃中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贊

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贊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

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左旌旗鐵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

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胡兵皆曉騎見其兵少便放騎欲踐踏之義

兵皆伏橋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甫發所中必倒臨陣斬贊

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贊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殲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贊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木到橋下數里下馬發鞍見贊已破

不為設備惟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遊騎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

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兗糞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

乎疆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瓚戰常乘白馬

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

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為紹既破瓚引軍南到海落津方

與賓客諸將共會問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

會鄴中坐土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

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人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

衛送到丘丘乃還紹到遂屯丘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

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

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中

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

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宜揚朝恩示以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而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哇見同典共出時人

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特功而驕恣紹乃殺

之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又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

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朝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

城鑿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厚

于瓚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

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

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

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

為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紹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王簿取

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

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

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

行不虧朕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

書不見故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

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口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

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

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用羸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

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

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

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郡命賢士不就

不趨赴軍期安居 族黨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掾高幹為并州掾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誡許攸為謀王顏良文醜為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九萬騎八下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

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

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

氏隔我上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蓋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 叔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張疆謂

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 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奔萬安 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 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聘而不

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非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

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亡不同者昌王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 先是太祖遣劉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繼而以嬰

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

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

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

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

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 瑁徐璜竝作

妖孽饗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何攜養因賊假位與金帛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鋒闔遺醜本無今德傑殺鋒俠奸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奔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各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賊威恣橫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奔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

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仿 倖東裔陷據

無所幕府唯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拯

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鑿 駕東反羣

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助佐之太

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繼而以嬰

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

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

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

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瑁徐璜竝作

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皇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界侮上官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皆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綱情放恣不顧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榮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慘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計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除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贊亦臬夷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也據放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隱幕府奉漢威靈所衝宇由長戟自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瘦之材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深太車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流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肆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俠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

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石何懼焉授曰以曹亮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脅我曹公係眾實疲弊而將驕于快紹渡河壁延津南使

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獻帝傳曰紹將

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官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

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博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

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

紹眾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澗動而鼓說曰澗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

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

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

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

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

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

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

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方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思紀國家未

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

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

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子敬平原人豐天姿瑯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

帝擅朝英賢被害豐乃升官歸家紹起義軍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宰多難志存匡救乃應

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惲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

忌豐紹軍之敗也上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附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

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

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

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不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

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

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

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

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審配逢紀與辛

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審配逢紀與辛

有知常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審配逢紀與辛

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

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

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

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

及紀俱請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大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

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

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

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頌

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鸞飛於干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脊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上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奔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大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弃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墜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弃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幸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

案事字當行後漢書注

案計當依後漢書注評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案將軍亦奉命子旨曰

下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首斬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大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施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勦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隔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敵管蔡之獄季友歆歆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聩而立輒蒯聩爲不道人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王廢紂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兒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醜足曲辭誦媚交亂譚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洋刑自是之後離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鷹行賦爲幣王雖傾倉覆庫磨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用腦之計唇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遂近者在喪之位恃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鬚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反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視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下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躬布體以待斧鉞之用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人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

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兒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兒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評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兒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曉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曉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是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

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

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

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

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略

改按曰熙曰後漢書作康曰

曰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兒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殿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

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

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

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

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

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其所殺袁術更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以張勳橋

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張勳橋

以張勳橋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揚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

輔 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

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

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

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

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

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

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

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

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

改證曰大將軍軍字衍
呂布傳云遣大將軍張勳
攻布若也 慈錄案後
漢書呂布傳亦作大將
張勳橋

軍中千餘人此誤明甚
改證曰備軍中千餘人
通鑑作條軍中千餘
人慈錄案後漢書
孔融傳注引亦作條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

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

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識文呂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

卿祠南北郊荒後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

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嘗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

愁必長見敬重焉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其絞殺懸之廁梁術

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灤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下久矣天下提軍收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

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石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

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

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夏欲得密漿又無蜜坐榻牀上歎

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

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

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

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

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下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

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

曰以約失之者鮮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

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

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蓋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

各阻兵作亂表初到軍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

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

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

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入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

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

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殲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維季之論也吳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

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於虎陳

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

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牧封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王此天下之大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

陵桂陽長其得江湖間心然性不順表薄其為人其禮也義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

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英雄記曰州界華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暴母關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

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

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

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

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

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

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傳子曰初表謂嵩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費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

各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

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

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

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

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

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瑁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惡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

其疾非孝敬也遂趨于戶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瑁偉博達有知人鑒僻公府拜尚書郎後

卒巽在荆州曰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令以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開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報別有傳漢晉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

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

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

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

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

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責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今日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

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驚中正之體教令各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

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存非州實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

副其人而比有陵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傳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

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懼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

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越等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

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嵩

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

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義侍中義章

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先尚書令其餘多至

大官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

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大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

三十二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下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殊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

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有以也

臣松之以為祭紂無道秦恭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傾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安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

皆外寬內忌奸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

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

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書七

三國志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

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

本出自寒家為人羸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御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

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

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

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

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

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

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

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

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

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

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汜言目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

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

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

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

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已

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

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

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床被謂

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存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

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

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

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

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

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

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

叛太祖宮說魏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與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不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同拜以食各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輔處中入則享了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靈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魏魏湯湯無與為敵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禍不盈背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鷲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

為孤憤不可得也案本傳邈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

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

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流離近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以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解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駭驛復致若兵器戰具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 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潛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男祭拜子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 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四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詎來詣布言張孟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孟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相躍如復更牛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孟德兵獲備妻孥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達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治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空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閣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欲萌一臂順欲萌首林與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親之創二 四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眾

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
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
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
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
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
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
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
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
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
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
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
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

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

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

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一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人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係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恐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于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印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豈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
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
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
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
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

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
 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
 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
 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
 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
 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
 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一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將軍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人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甲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咤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請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若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上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

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王薄齊陵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罪殺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休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營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其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離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斬圍之二

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九州春秋曰初布

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

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

相質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

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并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系頭眾降

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

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

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

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

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

秋曰午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圍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

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

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詐明使君乎意欲

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劫虜也其眾逃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

聽如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威嚴

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鐵甲關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

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

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

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反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

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

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為智計有

餘今竟何如宮頓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

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

州春秋曰初布

將侯成遣客牧

成成釀五六斛

所失馬諸將來

飲食作兄弟

布

頭眾降

太祖領之布

將臨急皆叛布

獻帝春

可乎布縛急謂

明使君乎意欲

相緩主簿復不

英雄記曰順為

人清白有威嚴

不肯詳思輒喜言

太祖之禽宮

不絕人之親

養其母終

其計下邪敗

常自為智計有

也太祖笑曰今

宮曰宮聞將以

將施仁政於天

陳登者字

元龍

年三十九卒

人汜曰陳

欲言非此

言豪寧有

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
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
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
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
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

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者

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抗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今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布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曰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淮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諸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十街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林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奔船進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與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

一聚相去十步從橫成行今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人軍到賊擊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其拔郡隨登老弱纒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平孫權豈跨有江外人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日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

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兇胡出寇三輔舉能遷曼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

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

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苗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弃官還家太

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

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袍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選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檠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仲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下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與洪同壇而盟乎項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

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

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酸棗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眾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和手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九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薄亂命不可知州遂

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

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

遺比辱雅賦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詰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復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仕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

悅本州見侵郡將購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喏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王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也疑此是子璜也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王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鑿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微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

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

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王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其戮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

終不為已用乃殺之

徐眾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

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桂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洪邑人陳容少

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

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

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

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

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

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

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
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魏書七

西川中鳳圖
氏雷何

三國志七

魏書八

三國志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

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曰事不肯稍入常物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

遣詣涿

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

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

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

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

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

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

案鄣官本改作瘴
然說文本無瘴字作
鄣亦通

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

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

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

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

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其得東上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

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其師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其宗之時鄉曲有所訴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王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使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虞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

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

上罷諸屯兵但留瓚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

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

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

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

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

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

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

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請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

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一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

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議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

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

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

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

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

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

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

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

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

範遂以渤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典畧載瓚表紹罪

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軫寇竊人爵既性

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

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王見質紹不能權譴以濟君父

而奔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皆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

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年不歸國難廣

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

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邯鄲侯印昔新室之亂

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早日財貨賂遺與其飲食克期會合

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督兵浩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

揚而以小忿杜害於勳信用讒惡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烏故甘陵相姚貢

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

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

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

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

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包茅誅曹衛以

彰無禮臣雖闡其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三伐罪軫與諸將州部兵討紹等

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

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

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

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

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

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欲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

盜輕漢劫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璣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璣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璣璣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璣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璣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畧曰璣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璣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虜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害 英雄記曰瓚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留其故客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高貴之皆自以為為瓚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十數師劉緯臺販縵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處從事漁陽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濬嬰之屬以善也

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閭柔素有

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

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

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

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北門 臣松之以為童語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係易無

事遠畧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國壅十重於壑裏築京皆高五六丈

為樓其上中壑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

樓樓以于計瓚作鐵門居樓上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

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

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

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藉足下

弃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收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 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

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歟也故為 言悲惻冀可改悔而足

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淵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 斯言猶在於且而足下

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 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

處我疆土毒編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 氣震震峻馬電發僕師

徒擊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異眾寡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 因壘修葺此非大威業

謀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蟻以焚 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

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 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

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障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 顛滿野愍彼無辜未嘗

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注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慰兆民之不

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 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

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

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
眾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穢弱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
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
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命義餘殘畏
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鐵金
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望旌旆怪遂舍光墜影寂爾無
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
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儻然望於穆之作將哉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非良
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贊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
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
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
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
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曰袁紹要當
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
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
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諳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

期兵至舉火為應典畧曰瓚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

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五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問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袁

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畧所載同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

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

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鮮于輔將其眾奉

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閭

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將

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畧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

天意亦二三子之力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

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畧曰太祖甚愛閭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輔亦率其

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

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其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少好學為諸

生仕州郡舉茂

才除盧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坐罷警常私還入與謙飲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

靈星有贏錢五百欲

逖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温軍事西

討韓遂

吳書曰會破之後邊

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

行事心懷不服及軍器

還百寮高會温屬謙行酒謙舉辱温温怒徙謙於邊或說温曰陶恭祖本

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

遠聞德美温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

除恨克復初分於

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

天子禮畢必請公門公

會徐州黃巾起

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温

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

以謙為徐州刺

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深陽侯

安四方斷絕謙

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

太守琅邪趙昱

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

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明嘗病

握粟出十所疇泣血鄉

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蔡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釋年潛志不關園

圃親疎希見其面時人

定省父母須更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

化燁邪以矯俗州郡請

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其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

莒長官揚五教政為國

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祇表功第一

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

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

吳範官自昱守意不

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

界昱將兵拒

戰敗績見書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

由是漸亂下邳

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

眾初平四年太

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

萬數泗水為之

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吳書曰曹公父於

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

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

侮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震蕩城邑元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

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

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

案判當作邪各本皆誤

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疆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受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勅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興平元年復東征略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逆呂布太祖還擊布

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

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慮遺愛于民幽牧暨徐甘棠是均景懷夷猶賴侯以清蠶蠶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上深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軍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庶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

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

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

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

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

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

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

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

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

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

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

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

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

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

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

案渡當作度各本皆誤

本傳與

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

固盡收其眾也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兔誠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

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

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

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

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

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答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

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

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

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

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

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

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被

二十餘年不娶州甲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

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

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

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

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

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

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

錢氏大所曰明帝以黃初七年即位其明年降元本知此處印位字當是衍文

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

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

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宿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裝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密重統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畫則詭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棄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係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親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畧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謂江表舍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又手執向楫賴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酒人逆神乃敢僭號特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買遺有無既不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賂賈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纓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兇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艾俱焚安能白那乎且又此事固然易

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日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眾成山舒雖脫死魂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感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于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汗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

悉斬送彌晏等首魏畧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統得如本志雖憂罪孽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中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訟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上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而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徒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寶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曠竄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珣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教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奸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

國場謀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綿契濶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最慕三萬里士眾流離屠戮津涖慙恥遠布痛辱瀰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禮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聚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印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殞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去所陳情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借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絲事加誣為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奉幸賴慈恩猶匪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惟陛下既崇恩情未報而以豐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眾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關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眾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慙之矣臣之悽悽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係全終始矣

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眾如故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特阻險又怙孫權收敗賊寇恣推海外而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藏猶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懼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

係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乃自舊上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艱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

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請嬰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容容至任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等齋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

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彼今年七月已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斯等伏自惟首蠅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來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竝以驚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冤郡在藩表密瀾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虐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連城門書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為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壤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祖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贊虞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

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
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臨
德音臣庶小大讓任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
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親羅結遐方勤王
之義視險如夷此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
怨纖纖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廻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
厚幣誘致權使身載獻賦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
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
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皆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
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慮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存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
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
然後征伐焉小心翼董洛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蓋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典
皆由此也或依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愜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
馬惡死况於人類史民昧死控辱主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莫必姦臣矯制
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元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參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
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參姦制者今刺史或備謬承矯制
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始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能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
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
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鋤伐薪制擬
改案為檣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存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于犯
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果命投死無悔淵懼史士不從教令乃躬馳
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自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
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辭著廟廟勝云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理而掘之古人所恥

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者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平萬邦論語稱仲尼夫其存信信之為德
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
仗和睦之民國殷兵疆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鬪關未知
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賢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心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
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任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士
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淵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
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
麟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一年春遣太尉司

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
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術

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遺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
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傷郡縣累而歸亦足以致
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
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

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

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

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

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二十

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

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襲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莫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慶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

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根苦增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揚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爛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抵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秀為倫所殺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

魏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閒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消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係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交統用賈詡計乞從軍就高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有未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魏書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

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

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

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

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

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

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

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

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

足若過多鬼神輒病之犯法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

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

張修略曜教民編置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瘳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角同

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至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督覽為姦令為鬼吏王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曾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畧之失則傳寫之誤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

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

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

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

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都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遠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曄言官兵

巴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所知又楊賢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

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

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謙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橋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燐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

夜高禱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

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閭圃諫止之今封閭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閭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樵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晉曰黃初中增國爵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閭續嗣孫也

為子彭祖取魯女魯慕論之曰原侯子富嗣

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

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諸太祖降皆復官

評曰公孫瓚係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書八

魏書八

三國志八

魏書九

三國志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

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

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

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沒教陵遲劫質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

不遊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勸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

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書曰時夏族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復領

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

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

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

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

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

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

出入卧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

上師臣其次友臣大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

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

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

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

弟廉及子林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林即清河公主也林歷

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林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林親及

中林性無武畧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為尚書林在西時多畜伎

交公王由此與林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林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林以請諷公主奏之有

詔收林帝竟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熲熲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林不睦出於譖構莫不

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

陳氏景雲曰呂布之害漢
作關某 錢氏載非曰呂布
孫子建安三年史不應滿外
若此是後人因避壯字名
而妄改之也第此曰王有
經曰布事而孫非也

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

魏略曰林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林親及

表者果其羣弟子

充薨子與嗣與薨子劭嗣

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

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惇之况朕受禪於

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

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

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正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明澤時浩討
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袁術聞其名請與相見大

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遂從破柳城收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大

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亮豫大亂淵以饑乏奔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

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

督兖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昂稀反遣于

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稀降其十餘屯稀詣禁降淵

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急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負侯淵二日五百六日一千濟南樂安黃巾

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

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

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

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

渭南又督朱靈平喻麋泝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

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

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

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乃逆戰

軍不利泝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

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

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

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

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精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

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

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

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

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典世淵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使之霸手戰鹿角

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臨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

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

玄來東霸謂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

淮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山巖石下

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匹在本郡出行樵採為

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

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

甥也厚加爵龍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兗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

陽相散騎常侍莊景陽皇后威弟惠樂安太守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

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

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淵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

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深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伊萊莫敢逆淵陰

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出見奔虎稱驅馬逐之

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各問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

坐辯上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士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

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為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

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

逃死乃奮劔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襲嗣

而戰遂沒陣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襄滎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

傑竝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灑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目前急其勢不

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

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任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

是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
 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
 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
 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
 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
 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
 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
 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
 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
 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初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兒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而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陽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

官本作斬譚首級北
 征三部

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
 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
 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
 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
 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
 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
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
 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弘為斷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
 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
 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
 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

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太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竝救莫能得下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請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像也會下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問非于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倘尚役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已率

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貨于時譙令平洪貨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貨那得如了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貨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舍貨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非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卽視天曰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缺望明帝卽位拜後將軍

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

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

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

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

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祖文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與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受命至孝帝使侍中奏服使飲酒食肉休受命而形體益憔悴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具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

張隱文士傳曰學孫權之類遠少願志操博學有才藻任官歸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問輔政慮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齊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

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風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因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太祖哀真少孤

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
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
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
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
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
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
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
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真又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
圖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

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
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
以亮懲於祿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
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
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
境宜遂伐之數道竝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
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
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
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竝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
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
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

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
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
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

則彥皚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

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

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

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

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

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

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

典兵謀省進無忠恪積累少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樂曾無稍
誠翼日之應狼與太尉 懿俱受遺詔且懸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

以伊呂為首審選博察 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

今臣虛閣位冠朝首顧 惟越大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壽也

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 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

通歸功二也萬里旋旆 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

則過於吉甫樊仲謀功 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

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 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

太司馬上昭陛下進賢 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思臣免於諂諂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

孫資請詔曰昔吳漢佐 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

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 尚勳乃欲明賢良爵等列順長少也雖且重之屬宗師望念在引領以

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 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繼介細疑不足為忌當領柏人彭亡

之文故用低侗有意未 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

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 以優崇備 又必有尊也其以太尉 為太傅

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
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謚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
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
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

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人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

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

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賜與偉爭於爽前偉曰賜勝

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

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傲絕帶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

懼言於爽引雷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千馬連轉者死失者盡

羌胡怨歎而歸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

右悉虛耗矣用咸共推真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賜謚為尚書晏

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

爽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毋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避下當時稱焉王謚畢軌等既進

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備防焉禮貌雖存而

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晏等專政其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

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

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

毓法使王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

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

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二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

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健仔教習為伎擅取太樂樂器

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

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

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

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

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

魏末傳曰見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諸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

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王上尚幼天下恃強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善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

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平老沈疾死在且夕君當福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德

相見如何勝曰當還丞本州并州也宣王仍復賜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

狀如荒語勝復曰當丞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然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也還

卷之三十一
宣王傳
宣王傳非實事也

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
生死共別今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誌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
答言當還為荆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荆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
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
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開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亦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

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

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

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

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繁牙縱

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

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

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

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
輒勅王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
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
世語曰初宣王勅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
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
事未可知如此者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下寶晉記曰爽留車駕
三宣王遂得過去
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
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
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
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
太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

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
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

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

諸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將濟曰智囊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將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

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

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

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

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

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糧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

知乏糧甚懷淑措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

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其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

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

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

與晏颺及當等圖謀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

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二族魏各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

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

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

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

不得人頰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魏畧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

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

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贏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

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

攻權曰以官易富通志作以官易婦為是感艾以父妾與颺故有此語

何氏曰崖味藝文作唯唯焉為唯狗欲嗚也類篇大作唯樂嗚唯唯皆後出俗字

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

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期有智畧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于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又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行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魯善明帝禁浮華而人曰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王名用是破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庚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榮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改也 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任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翼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任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開城門以範為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項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願謂蕃曰大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節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碗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 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閭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闡人十九人一旦尸之況爽兄弟乎 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之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所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王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 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干寶晉記曰將濟以曹真之勳方不宜絕祀故 晏何進

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

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

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竝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常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王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王選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係身母笑曰汝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慕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其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沈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烈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廢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蓋其意沮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于字養為曹氏後名顯於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壽壽智略文

太祖

定冀州尚為雲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汲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託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賊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

木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
 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
 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
 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
 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幸執手涕泣尚薨諡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人為腹心出言爪牙智略深敏謀過人
不幸早殞命也奈何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
 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後用武官參戰牙門
無非俊傑多牧州郡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
法垂教于今皆為後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

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
 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
 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
 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觀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
 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
 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
 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
 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
 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

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其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羸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

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一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循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

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

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
 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
 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
 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
 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
 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
 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
 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
 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
 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

軍事

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總統諸將任王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
 止貨賂故將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五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語問以
 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兩對歡與曹爽共與賂谷之
 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畏懼

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
 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
 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
 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
 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
 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
 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允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
 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
 許以從命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
 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心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
 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緝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緝曰
 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若得玄書深
 以為憂緝有才有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緝省
 病緝屏人語緝曰尚公王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
 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緝家同慮者也緝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病之難吾焉
 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緝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唯君侯計豐言

曰今拜貴人諸營其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軍察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樂等曰陛下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樂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滅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大將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邈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美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

勢迫必來若不來美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美所不及也

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姙將領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腰殺之魏畧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

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首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初豐子邈以選尚公王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常於人中顯誠一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往車關下與豐相問豐怖遠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句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邈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

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故騎常侍荀爽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初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樂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毓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

圖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

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

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闔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

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

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王先帝

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邈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三國九

三

氏曰世以少帝傳證
之文至時為安東將軍非
將軍也

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

曰吾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

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

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鄠督至十年爽誅

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

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

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

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

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

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畧曰

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

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生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

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

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遠怪

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忿忿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允入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

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命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小事而都典一方

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書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

兄子素頗聞眾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上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

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顯當與帝別涕泣獻赦會

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殺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減

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

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

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

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

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章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

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

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

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規之云有客姓相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

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

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

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問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

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須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

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得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

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鑿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

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治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

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備備當時最優奇子還字思祖清河王經亦與允

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子幹至漢陽內史平原太守

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

及古制

二二

家不止不字當行

家乘傳經其能
狀而評止云沈
溢犯道客之志可知
傳及皆本當日國史
司馬氏經之辭非
實也此陳氏之所以為
家史

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
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
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
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
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
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
書王經雖身陷法碎然守志可嘉門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

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字洪字良伯清恪

評曰夏侯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竝以親舊肺腑
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
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
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書九

魏書九

三國志九

魏書十

三國志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相之
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

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品行與李
固李膺同志力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議切梁氏出補朗陵侯
相卒官八子儉緄靖憲詵爽肅專輟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
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
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
子將靖與爽就賢子將曰二人彧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畧曰

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彧緄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
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
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進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
致譏衛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關
暨用事四游屏氣左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
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諺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
婚庸何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誡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旣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

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

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
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
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係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
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
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
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
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
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
從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
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
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
皆屠之雞犬亦盡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
也權一墟邑無復行人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
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
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
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
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
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
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
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
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畧曰或
折節下士
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
其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太

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等焉

典畧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彌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許都恃才

傲逸不遜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視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荆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跳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其禮之將軍黃祖也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佐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載典畧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環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擊為漁陽參擗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冠帽單復擊鼓參擗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擗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言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融著布單衣疏中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殿急具精馬二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爾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勉於論見荆州牧劉表目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解將軍之仁西

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 太祖

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

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

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為

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下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愷篤誠係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大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

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

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

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始有

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

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

陳氏景雲曰三輔決錄下脫注字趙岐注錄序曰其人既云行乃可若嚴象敗沒在求錄而後至其原過官岐字已久而不相及也其為聲

陳氏景雲曰三輔決錄下脫注字趙岐注錄序曰其人既云行乃可若嚴象敗沒在求錄而後至其原過官岐字已久而不相及也其為聲

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

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旣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係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開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分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任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

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
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
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背究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
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
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錄傳八年太祖錄或
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
不越廟堂戰多不輸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
蕭何之上先於平陽陰謀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
念治臣自始舉義其周游代與或勳力同心左右上界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瀝雲霓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砥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
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進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
來立朝廷君之相為臣勳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司君之
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
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
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

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
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
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係江漢之
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
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
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
兄諱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
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
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諱子闕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掾時有甲乙疑論闕與鍾繇王朗袁演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闕勁悍
往來鏡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闕從孫輝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
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明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
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

陳氏景雲曰揮當作輝
音律當作音律見音書
賈充傳或長子揮于輝
為大文行則輝命名自不應
同也

天行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竝貴重皆謙沖
於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二

千戶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

不聽臣建宜任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彧觀勝敗

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

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

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

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疑彧之勲乞重平

議疇其戶邑彧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齊連先生乎此聖

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為之盜况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

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彧為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問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

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

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

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彧太尉

別傳曰彧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

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探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

用及高祖之初金華方殷猶眾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士戢眸大道流行國難方弭

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

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

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關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喬顯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皆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後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迺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子憚嗣侯官至虎賁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暉虛罔之類以最為甚邪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憚

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憚憚早卒子熈翼音以

外甥故猶寵待憚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憚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詵弟

顓威熙中為司空晉陽秋曰顓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

騎侍郎顓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兄稱於世顓弟繁字奉倩何劭為繁傳曰繁字奉倩繁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繁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有固聖人之難批繁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則為不可得而聞見或繁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象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或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或不治外形慎密自居

而已繁以此言善彼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繁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項之繁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任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邪繁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繁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王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繁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診繁繁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也泣茂為難了之要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繁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繁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久赴者裁

憚子熈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荀氏家傳曰熈字溫伯為羽林石監早卒熈子崧字景猷晉陽秋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侯年三十薨子顓嗣荀氏家傳曰顓字溫伯為羽林石監早卒顓子崧字景猷晉陽秋大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王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一州刺史假節都督徐亮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

史中承也**翼官云王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翼妻司**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翼以著勳

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子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如初孫盛曰遣旬勗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顓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是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惔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並傑俊有殊

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荀氏家傳曰攸字伯達與族父情俱著名所與孔融論肉刑情與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

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

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而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

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

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

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顒既奇人祖而知名荀彧袁紹慕之或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

遇黨難顯當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忠禍而哀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顯

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詈二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

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與巽他資業而

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二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

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平夕復仇義名奮

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流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

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

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也每三府掾屬會議則策謀有餘議

者皆自以為不及選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

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

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

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

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

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

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

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休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

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

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馥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馥或作韓馥或云

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

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

惰可要擊也眾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

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恐而來君何疑乃受

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

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疆宜先

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眾借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

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

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

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

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冊述攸前後謀勞勳曰今天下事

萬戶公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

太祖征伐常謀幕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

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之降上師自任平之吾何知焉自是朝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

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

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

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吝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

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道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

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若無詔贖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

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

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能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

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王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

收功於未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帥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

雄迥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王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時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緩前附振武以臨後服發冀方之士勳

七州之眾羽旄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網羅京都誅闔宮之罪
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
子可使其寒裳以用命況屬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人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
下已歸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發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
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影書朽敗之木猶遊坂而走
危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
後悔亦無及矣高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
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

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詔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
故詔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詔實非段甥
權以濟事成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詔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
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詔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
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開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
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
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

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惟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
稱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歿流百世者矣
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屬階重結大梗殷法此邦國遺珍碎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
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 後詔為左馮翊惟等欲以功侯之詔曰此救

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詔曰尚書僕射官
之師長天下所望詔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詔昧於榮利奈

國朝何乃更拜詔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惟等親而憚之獻帝紀曰
郭汜樊稠

與惟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詔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詔言魏書曰詔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詔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

惟汜等鬪長安中獻帝紀曰惟等與詔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詔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
惟不聽張繡謂詔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詔曰吾受國恩義不

可背卿自行 惟復請詔為宣義將軍獻帝紀曰惟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縑絲
曲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眾

關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詔為之惟等和出天

子祐護大臣詔有力焉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收續司徒趙溫大常
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惟所嫌欲殺之詔謂惟曰此

皆天子大臣卿奈 天子既出詔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典畧稱
煨在華

何害之惟乃止

陰時修農事不虞冬天子東還煨迎道首遺周急 獻帝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

記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

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

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

說繡與劉表連和傳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

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

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勉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

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

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

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

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
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
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
遠著軍勢既大若舊江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
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
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咸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
人服劉王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
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乎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懾懼之手實
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在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
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
為無當矣魏武後克于張魯當中一日數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
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下此事之類也世咸謂詡計為是即愈見詡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

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
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
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
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答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于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關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
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龔從弟定皆至大官顯

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鑿先識未能充其志也

世

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進義識亦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譽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險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劉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余亦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始誣歟
荀攸賈詡庶乎第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與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難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其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平其... 漢書... 魏書... 袁張... 袁渙... 命為功曹... 冷不就... 每有所咨... 擊術於... 隙布欲... 渙曰為... 以辱人... 將復將...
何火輝云渙當作煥今
太康縣有魏表煥碑
姚氏記云晉書作煥
鳴盛曰表碑在陳州府城
漢縣字正作煥但蜀志
許靖傳云靖與陳郡表
煥親善又其字曰曜卿
似以火為合且其父名煥不
應煥亦以水

魏書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

冷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

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

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

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三國志十一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

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

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渙言曰夫兵者凶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

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

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

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

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

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

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

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

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

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

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

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

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選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

議者多非焉渙教幼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史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

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

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

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以病去
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
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瞰察之行然時
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

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純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與廢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侍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破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守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竝知名於時而霸

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繁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霸弟徽以儒

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

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疆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起外患必眾敵將遠迹山微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欽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

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

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

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

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

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

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

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
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
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
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
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
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
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
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
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
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
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

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

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

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

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

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

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

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

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

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鄴城之年度已不復存矣

臣松之按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按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

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邴晉中護軍與勇揚駿俱破誅事見晉書

博物記曰襁緜爲之廣八寸長轉爲樂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

臣松之按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按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

錢氏大所曰益縣屬太山不屬樂安蓋當為益字之誤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大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夜中後與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下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賈百姓統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自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太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太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世之舊

王氏鳴盛曰陶潛傲古
詩去辭家夙嚴馮當注
至與終開有田子春節
義為士雄宋刻本春字
之下注云一作春當以
春為正姚氏範云後漢
劉虞傳章懷注引魏
志作子春

故宗族以恭儉自守魏書曰太祖以其子奉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表兵起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

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

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

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生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

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

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

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

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墾地而盟曰君仇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
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
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責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嘗忿烏丸
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
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
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茂才拜爲薊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漚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
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
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
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獲胡漢交萃蕩折離居靡所依懷疇學宗人避難於無

姚氏範曰疇以郡冠蓋見
殺于居九後為九鮮早已
就換納而疇猶欲報之
心存瓚殺其故君疇不
能報而秦氏平能破滅
公孫雖非以度之故而疇
亦藉以快其宿志今可使
尚由我而必乎疇之讓
蓋有魏于尚年秦氏之論
焉得

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成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
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虜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執猶廣武
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冷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
寵賞以旌其美 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

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奔國夏后不奪將欲使
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 臣松之以為用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
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逃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

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

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

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脩令田疇志節高
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

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屆慷慨守志以敵真王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

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收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

近而便令虜不意斬斷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

五百疇時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正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

無久留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

受有司劾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

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宐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書

載世子議曰昔遠放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
可得而致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可謂
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
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讓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 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
路折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盜推讓之風宐如世子議
臣松之按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
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
魯人必拯溺矣按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
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出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

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

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

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

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

思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修重辭融答曰緣清身繫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引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

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潁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

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
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
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
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表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表譚
景其首令曰敢哭之者
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奉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仁義何以立世遂造其
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按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
破譚命傅子合而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

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
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疆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

謂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清流
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
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小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
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潔身
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
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
君教曰昔君之論其器用及子嬌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
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
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
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
聞袁軍師眾賢之議以為不
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
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
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
君若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
傍人淺見以
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
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若君
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
見以
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
聲冒實淫亂耳假有斯事亦
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
過備
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
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
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
侍中宣
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
三輔非有所問也孤撥先主
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
勲業以副
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
何
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襲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其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則以教授為務日夕常至墓前拜撫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葉常所攀援流涕計口而用度身而蠶諸生有密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用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襲刈麥者襲遂棄之自是莫敢復刈者襲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襲為屬襲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襲乃下道至土牛磨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襲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襲後更以女嫁人彥弟襲問襲襲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兒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襲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襲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邴春者根拒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為能係其先也襲以為

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襲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盜起襲宗親悉欲移江東襲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襲思上不肯去賊害之 漢晉春秋曰襲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襲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 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清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清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浚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 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大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詔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自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上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藥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眾從范中還依憲眾人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用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

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燕

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

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

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

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

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

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

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

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一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為東曹掾記讓

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

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原別傳曰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文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觀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平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體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交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未

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願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滂博

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

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

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

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

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

三國十一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文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觀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幾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乃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曠咨雋又我徂求定策命懸惻憫之將隕簷下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遠東遠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泰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曰鑄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其乘爭泉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原石所謂雲中白鶴非鴉鷂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鄰或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稱之其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傑之上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郗郗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軍士還任其國無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郗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速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誠說而出軍中士大夫詰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郗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上之精藻公宏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其相親敬令曰郗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特不為孤用聞張子願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節口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若不奉世子此與

陳氏晉書曰官當作官歷之官
謂以朝臣而更為東官官屬也語
見矣志詳錄傳注
蓋結案杜若若家或以下
亦非之注誤為正文若也原
史載簡質其文亦與傳體不
類且此傳所附孫大雁也孫
關之人事同何何得于閣下
獨若杜若家或云明傳文
世間實聞句止可無疑也

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闢之難云利賢能不應而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諾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遵以清賢稱前魏州記曰鉅鹿張範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遵字叔遠首莫之能測也宦歷二百元永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贈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郗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考後漢書注可據考
曰北宋本亦作考

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環為室越海避

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邢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無于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

實有王心早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諡高士傳曰寧所居

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并鬪寧患之乃各置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知來者

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隣有牛暴寧曰者寧為牽牛者涼處自為

飲食過於牛主牛上得牛大懸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

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楨川陳太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曠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

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餓餓路有餓殍烈乃分釜與之諸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

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教崇序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

善遠惡蓋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實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亦有異人皆別之

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或避近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

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

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既此盜人能

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聞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

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

去博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

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

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寶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

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

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

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遊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

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恙使遼東疆不陵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

太祖累徵召遼東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

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

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遠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

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

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馬才寧曰廢

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

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

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熾行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人咸共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諡曰積善之應也

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示高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

於聖主用能臣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

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傅子曰司空陳羣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微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
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

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則曰其有能格鄭玄曰尚老也止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以
不降也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

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氏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

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

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

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制不令稍修章

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

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

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國絳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奈稅駕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旨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
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
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
守節高乎審老疾危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
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
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
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澡灑手足關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十傳

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富疎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

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鸞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
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
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
藏光嘉遁養浩韜韜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
皇帝疇諮羣思求雋又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

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篋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俾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何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問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

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以原本世系又多有不載每所姑姻親知甚隣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誦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表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

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崑
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
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珩珩
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
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身巢碎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
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老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
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
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崎澗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乘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者於鄉隣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

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
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

焉太尉將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顛鍾

毓太僕庾疑案庾氏譜疑字劭然頓川人丁儼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疑弟遁字德先太

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弘農太守何植等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

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空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廷以

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顯休復與庾疑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章誕駁曰禮賢徵

所不行也昭宿德者艾遺逸山林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

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章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傅子曰微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

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自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

武陽年小行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

至十人年關中亂先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上

欲遣船捕取武陽詰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粟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穢童

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非徑必循阡陌及其掃拾不取大德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糞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

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買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與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

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羊更殺其殺雁邪

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將羊謂吳殺雁謂魏於是後人會謂之隱者也議

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開

平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熱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

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

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

涓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

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

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

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

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多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知生

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

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

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裳離室宅絕親戚閉口

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

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願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

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

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

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議不能尚也自義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

刺史耿繡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
 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
 常食青精荒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
 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二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
 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甄甄為障施一廚
 林食宿其中書曰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入九十裁
 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粟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
 不求美衣弊緇故後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
 宿儒樂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
 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日如無所見獨居窮
 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
 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
 而止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蝸之有角者
 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殼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還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

壽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尚尚確然不拔張璠胡昭

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Small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o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dark cover.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三國' (Sanguo), overlaid on the dark cover.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Small square seal or stamp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Main body of the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table or a list of entries.

